

北约“脑死亡”？还能抢救一下吗？

复旦大学教授 沈丁立

1949年成立的北约下月将迎来70岁“生日”。然而，法国总统马克龙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语出惊人”，称北约已处于“脑死亡”状态，呼吁欧洲伙伴“警醒”，而且首次直接对特朗普提出批评。马克龙此番言论很快激起轩然大波。北约真的“脑死亡”了吗？到底谁该对此负责？未来还能不能“起死回生”？我们请专家解读。



沈丁立

问：是哪些因素造成了北约“脑死亡”？
答：法国总统马克龙发出北约已经“脑死亡”的言论，引起一番争议。其实，马克龙并没有说错，但法国忘了，造成北约“脑死亡”的杀手，并不只是美国一家。

北约自1949年成立以来，冷战期间的首要假想敌就是苏联及其领导的华约。随着1991年华约和苏联的先后解体，北约原先的对手已经消失，只剩俄罗斯还具备一些能力上的威胁。因此，北约在冷战结束后开始转型。首先要同俄罗斯开展伙伴对话，把北约从一个军事集团转变成一个政治与安全组织；其次要扩大使命与防区，将北约专守自卫的取守扩大到防止北约周边地区的新型威胁溢出。在北约成立50周年的1999年，北约介入科索沃冲突，它也开始使使命转型的进程。

然而，在科索沃战争之后，美国与北约的欧洲盟国渐行渐远，双方的安全观念与威胁感知日见分歧，甚至发生了深刻的矛盾。在美国看来，即便冷战结束，俄罗斯试图恢复昔日帝国的野心依然存在，而且还不时付诸行动，试图缔结由它领导、包括乌克兰、白俄罗斯及哈萨克斯坦等在内的“欧

北约内部算账“同床异梦” 美国与欧洲盟友渐行渐远



亚联盟”。在美国看来，尽管俄罗斯在此前军事行动中所针对的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均非北约成员，但克里姆林宫的做法依然构成了对欧洲与北约的威胁。

在2014年的威尔士峰会上，北约达成了在2025年前各成员国将各自的防务费用增加到GDP(国内生产总值)2%的共识。美国认为，北约面临来自俄罗斯等的军事威胁，但诸多欧洲盟国依然无动于衷，北约中的27个欧洲成员中迄今只有4个国家勉强达到了2%的标准。在整体上，欧洲盟国的军费目前平均才达到GDP的1.5%，而美国却付出了占自己GDP高达3.5%的军费，美国一个国家的军费，就达到了整个北约的三分之二。

美国一些人士认为，美国的军事开支除了保障本土安全以外，也是为了维护所有盟国的国家安全和地区稳定。那么，当北约的欧洲部分面临威胁时，那些盟国却不

愿承担起应尽的安全责任，反而指望美国以不合情理的比例来承担欧洲盟国的安全责任，权利与义务完全不对称。

在特朗普总统看来，北约甚至已经“过时”。特朗普似乎很理解俄罗斯这些年来对外开展的军事行动，甚至为俄罗斯的这类行动辩护。特朗普认为，欧洲盟国首先应该拨出资源来加强自保，而不是非要等到2025年才将2%的GDP投入国防，并且总是指望美国来为它们的安全埋单。既然欧洲盟国无意自卫，美国又有什么责任来为“小兄弟”赴汤蹈火？

不过，包括法国在内的不少北约欧洲盟国则认为，它们只是承诺到了2025年才将各自军费提升到GDP的2%，在此之前没有达标并不违约。盟友之间“同床异梦”，分歧日益明显，从这个角度来看，说北约目前已经进入了失去灵魂的“脑死亡”状态，确实也不为过。

美国盟友怨声载道想要「埋单」



问：美国对北约“脑死亡”又要承担哪些责任？

答：包括法国在内的一些北约欧洲盟国认为，北约正面临一些更为紧迫的安全挑战，亟需相应投入资源来消解威胁。在它们看来，这些来自外部的新型非传统威胁的根源在于美国。

正是由于美国错误地发动了针对伊拉克的“先发制人”打击，才造成严重人道主义灾难。在美国推翻萨达姆政权后，崛起的“伊斯兰国”在贯穿伊拉克与叙利亚的广阔地带兴风作浪，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动乱扩散。也是由于美国大力煽动西亚北非的动乱，造成当地政局动荡，难民溢出，而欧洲则成为难民的首要流向地。

欧洲这些年来为了治理和消解这些难民问题已经筋疲力尽，而這些问题的始作俑者则是美国。北约的欧洲盟国发现，美国已经不再是那个贡献自己资源来给欧洲伙伴提供安全和发展的核心，而是变成不守国际规则、肆意在欧洲周边区域造成地区动荡却又不愿承担责任的负能量输出者。今日北约的诸多欧洲盟国之所以无法尽快地提升国防比重，部分原因就是在它们在美国遗留的地区动荡消灭。

对于这样一个任性、违法、自私还傲慢的超级大国，一些北约欧洲盟国认为美国已经不堪承担领导北约的重要责任。美国制造动乱，却又拒绝担当，那么以美国为大脑的北约显然已经“脑死亡”，这次法国总统马克龙所指出的北约“脑死亡”只是一吐长期以来积累的怨气，它们对美国领导的北约已经极为失望，它们对欧洲由美国保护而获得安全早就不再指望。相反，它们正在积极构想摆脱美国的控制，从而建设欧洲独立防务。

北约屡屡破坏自身使命 成为没有灵魂的“怪物”



问：北约未来还能不能“起死回生”？

答：北约内部已经风雨飘摇，不仅失去了凝聚力，而且失去了灵魂，说它已经“肠梗阻”或是“脑死亡”，都很恰当。归根结底，作为冷战产物的北约，即使在“后冷战时代”试图找到新的使命，但已经无法实现目的。

如果说当前北约称自己存在的理由是为了对付俄罗斯扩张，但恰恰是北约在苏联解体后的不懈东扩，才让俄罗斯深感威胁并做出强烈反应。如果说目前北约的使命是为了防范周边地区的动乱溢出，但恰恰是北约不少成员国在西亚北非以“民主”的名义到处煽风点火。它们的所作所为恰恰是共同制造动乱，然后再来相互指责。美国是这样，法国也同样是这样。

北约诸国曾经在冷战期间面对苏联和华约时高度一致。那时的北约虽然与华约展开军备竞赛，但它并未对外侵略扩张，而是履行维护地区稳定的使命。但在冷战结束后，北约的转型并不成功。虽然北约定义了新的使命，但最近二十年

来北约各国在实践中却是屡屡破坏使命，从而造成内部崩坏，渐趋失范，成为了一个没有灵魂的“怪物”。

当今的北约，虽有领导却无领导力。美国已经准确地判断出北约已经“过时”，现在的北约对于美国已属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在华盛顿的眼里，北约的价值已经大跌，继续由美国为北约的存在大手笔埋单已经没有必要，督促欧洲盟国承担更多责任也就势在必行。

当然，在美国和欧洲的建制派看来，即使冷战的结束已经宣告了北约传统价值的消亡，但继续维系这一体系仍有一定剩余价值。对于美国，它可以利用对北约的领导来延续对欧洲的安全控制；而对欧洲盟国而言，让美国埋单毕竟可以大大减少安全成本，所以它们中的多数也就愿意接受美国主导。

但此前这种维系多年的互利合作模式，在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开启了“美国第一”的类似孤立主义模式之后，美欧跨大西洋安全合作的成本以及责任分担的矛盾，也就彻底爆发。

问：北约未来该如何转型？

答：马克龙一针见血的评论，算是捅破了窗户纸，但将冷酷的事实摊开，也未必受到欢迎。即使是对美国充满愤懑的德国，也感到还是留有余地为好，跨大西洋的安全联盟暂时还不能丢弃，与美国斗而不破的关系还得维持。这就是老谋深算的德国总理默克尔以及美国国务卿蓬佩奥针对马克龙言论的反应，至于北约秘书长就更是劝和为重，决不让马克龙的一番言论坏了大局。

北约的崩坏已经十分明显，未来如何转型依然挑战重重。这时人们看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对北约成员希腊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和希腊是跨欧亚大陆的关系，尽管制度不一，但是为了寻求互利的经济与社会合作，包括基础设施的共同建设，正在日益密切地走到一起。中国主张的互利合作模式正是给北约深化转型一个启示：开启北约的非军事合作功能，扩展传统安全概念到经济与社会领域，让可持续安全激活北约的“大脑”，塑造北约的新使命。



跨大西洋联盟斗而不破 中国模式提供转型启示

大选难解西班牙组阁僵局

西班牙今年第二次议会选举的结果近日揭晓。现任看守政府首相佩德罗·桑切斯领导的中左翼政党工人社会党以28%的得票率居首位，但仍未能获得单独执政所需的众议院绝对多数议席，即176席。

分析人士指出，再次大选不仅未能选出可单独组阁的政党，还使联合组阁变得更为困难，西班牙组阁僵局短期内或难以打破。

选后局势更趋复杂

综观新一轮选举结果，工人社会党支持率基本保持稳定，在众议院获得120个席位，仍是议会第一大党，但所属的左派阵营的整体支持率下降。右派阵营发生较大变化，中右翼的人民党在众议院的席位由此前的66席增至88席；持自由主义立场的公民党由57席缩水至10席；而极右翼的呼声党则一举拿到52席，跃升为议会第三大党。

公民党原是工人社会党在4月

大选后争取联合组阁的对象，然而该党领袖阿尔韦特·里韦拉态度强硬地拒绝与工人社会党合作。这导致工人社会党的组阁计划流产，政府空缺长达半年多。

公民党在新一轮大选前改变策略，表示愿在选后与工人社会党展开协商。但这种摇摆不定的做法导致该党选票大量流失，所获众议院议席数仅剩10席。这意味着，不仅工人社会党与公民党联合起来已无法组成多数政府，即使是总共拥有158个议席的整个左派阵营和公民党加在一起也无法达到176席的众议院绝对多数。

呼声党崛起是因为最近加泰罗尼亚乱局使更多选民支持其强调西班牙国家主义和强硬应对分离主义的立场。难民和失业问题也使该党

激进的反移民政策获得了部分选民的拥护。不过由于该党极右翼的色彩，传统政党目前还不愿与其合作。

至于工人社会党与人民党这两大传统党派的协作，目前看来也很困难。分析人士认为，新一轮大选后，西班牙政治局势更为复杂。为了组建政府，再举行一次议会选举也不是没有可能。

终结乱局尚需时日

本次选举不仅是西班牙6个月来的第二次大选，也是近4年的第四次大选。而目前的组阁危机也是该国此前一系列政治乱局的延续。

在2015年12月的西班牙议会选举中，工人社会党与人民党轮流执政的传统格局被打破，没有政党获得执政所需的众议院绝对多数席

位。经历数月的组阁危机后，西班牙2016年6月再次举行议会选举。在仍无政党获得绝对多数席位的情况下，时任人民党主席拉霍伊于同年10月就任首相，建立人民党单独执政的少数政府。拉霍伊2018年6月遭弹劾下台后，提出弹劾案的工人社会党总书记桑切斯直接当选首相。但桑切斯政府提交的2019年政府财政预算案今年2月遭议会否决，于是桑切斯宣布4月提前举行新一届议会选举。选举结果又是没有政党获得绝对多数席位，组阁危机再次爆发。

分析人士认为，经济危机以来，西班牙很难组成一个稳定的政府，而这也是其他一些欧洲国家所面临的问题。经济、社会形势和国际局势的发展变化导致主流政党衰落而其

他政治势力兴起，传统政治格局被打破，而建立新的稳定政治格局还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

经济增长受到拖累

受政治局势影响，西班牙的经济增长也被拖累。欧盟日前将西班牙今年的经济增速预期降至1.9%。这对于刚刚从经济危机中恢复不久的西班牙来说是个令人担心的信号。虽然西班牙失业率今年有所下降，但新就业岗位创造速度已开始变缓，劳动力市场回暖趋势脆弱，民调显示，过半数民众认为失业仍是眼下西班牙面临的最主要问题。同时由于老龄化严重、出生率低，西班牙养老金系统已经越来越不堪重负，40%的财政预算用来支付养老金，而且这一比例还在逐年增长。

分析人士认为，西班牙各党派只有加快政治协商，早日组建稳定的新政府，才能更好地应对以上这些经济民生难题。 冯俊伟 谢宇智